

抵达或者出发

祁智著

明天出版社

抵达或者出发

祁智著 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抵达或者出发/祁智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-7-5332-6117-7

I. 抵… II. 祁… III. 少年读物—出版工作—中国
IV. G23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9607 号

抵达或者出发 祁智 著

出 版 人 刘海栖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152×228 毫米 16 开
印 张 21.5
字 数 267 千字 2 插页
I S B N 978-7-5332-6117-7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(0531)82098710

A portrait of a middle-aged 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glasses, a white shirt, a dark tie, and a dark suit jacket.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of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some light-colored, possibly floral or leafy patterns.

作者介绍

祁智，男，1962年生于江苏靖江。

1983年大学毕业后，做教师九年，搞教育科研一年，当记者三年，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十年。现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。编审。

担任策划或责任编辑的图书，获国家级奖项十六次，其中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六次、国家图书奖三次、中国政府出版奖三次、中国图书奖一次、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次。2004年11月，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“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。

著有作品多部，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冯牧文学新人奖、江苏省政府文学奖、南京市政府文学奖。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，并被翻译到国外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，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目 录

上 编

书生百年心

编辑的责任漫谈 / 003

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

图书选题策划创新漫谈 / 024

板块、结构、方向

我所经历的出版社选题规划制订 / 041

“导读”和“导购”

少儿图书的一种重要营销方式 / 062

以“专业化”应对“市场化”

谈少儿出版社市场新格局下的生存与发展 / 080

不能忽视的时间成本

也谈课外阅读类图书的出版 / 091

喜欢、资质、别出心裁

关于教辅读物的做与想 / 113

层次、原则、问题

关于版权引进的思考 / 131

最伟大的想象和情感

和《音乐》教材编写组谈音乐 / 143

图书市场是一个主观存在

兼谈少儿类图书首版起印数的确定 / 158

001

下 编

时有问候,常在念中

三部获奖图书约稿的做法和体会 / 171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“纯美小说系列”策划过程和体会 / 185

把作者的创作纳入工作框架

从长篇小说《天棠街3号》的组稿谈起 / 199

把课题转化为图书选题

谈《“我真棒”幼儿成长图画书》的出版 / 217

把社会事件转化为图书选题

《窦蔻流浪记》出版前后 / 234

重大政治活动也是商机

《“连心桥”上的贴心人》出版背后 / 251

坚持是一种精神

《地球生命大爆炸》成书经过 / 269

人繁我简,人难我易

谈《简简单单学作文》的策划 / 286

不做不该我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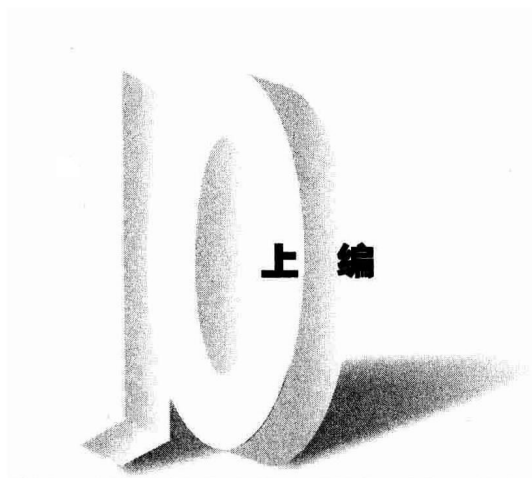
谈谈《谁与争锋》策划的失败 / 3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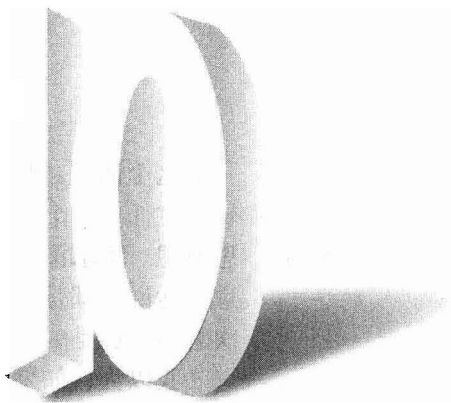
我就在书中等你

写在长篇小说《芝麻开门》的后面 / 321

后记 / 339

002





书生 百年心

编辑的责任漫谈

抵达或者出发

书生百年心

“编辑的责任”属于老生常谈，所以没有人愿意谈。即使有人谈，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听。何况都说出版社现在是企业，企业以争取效益最大化为目标，这时候谈责任，似乎不合时宜。

我用不着说，责任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要素之一，责任心比能力更重要。

我用不着说，加强培养编辑的责任意识，是现代编辑所必需，也是确保编辑敬业爱岗的重要举措之一。

我也用不着列举前辈编辑大师作为榜样——这样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。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的生命，割碎在别人改稿子，看稿子，编书，校字，陪坐这些事情上。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，以饲别人，虽自觉渐渐瘦弱，也以为快活。”以生命和心血为代价，何等的责任？

我更用不着做字面游戏，解构什么是“责任编辑”，什么是“责任编辑”的“责任”，什么是“编辑的责任”。如果这样谈下去，话题平常、浅显、陈旧，大家想共鸣也找不到地方。

我想结合我的工作实际——工作的经历、过失和认识，谈

003

一谈这个话题。我愿意让同事和同人知道，一个编辑，一个编辑室主任，一个社长、总编辑，在“责任”上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。不求深刻，肯定真实；谈不上经验，全是经历；没有道听途说，都是亲历亲为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次反省，也是一次总结，更是一次提高。

我以为，如果用心谈，即使老生常谈，也会常谈常新。

在开篇谈编辑的责任，也标明了一个出版人的态度：责任第一。

质量标准只有一个

1996年下半年，我到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，一边在文学读物编辑室当编辑，一边等办理调动手续。

有一天，编辑室策划出版一本介绍时代英雄的图书。我们分头约稿。稿件陆续到齐，我们分别编辑自己约来的稿件，算是初审。

我很快编完稿子，交给时任编辑室主任孙全民二审。第二天，孙全民把二审的稿件还给我。稿件上，他用红笔勾出好几处硬伤，很客气地说“你可能没有注意”。

我很快找到过失的原因。

我人没有到位。报社和出版社的工作节奏不同。报社抢的是时间，开机印刷前紧急撤换稿件的事情，也时有发生，先发排再编辑是家常便饭。出版社的节奏相对慢一些，应当按程序，先编辑再发排。我到了出版社，角色没有转换，依旧是报社的工作模式，指望校样到后再仔细编辑。所以，交给二审的稿件，基本上没有编辑，二审做的是初审的事情。

我意识没有到位。我约的作者，都是大报的主笔。我潜意识中认为，他们稿件的质量不错。他们也的确是写稿的高手。但是，报社记者有一个通病：文字相对比较粗糙。报纸讲究速度，文字粗糙的不足，可以靠新闻性来弥补。但图书讲究的是积淀，再好的图书，也经不住文字的粗糙。

有错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找错误的原因，或者找不到错误的原因。

我到出版社之前，在南京日报社《周末》报工作。《周末》报是“小报”中的“大报”：发行量大，影响大，是全国第一张周末类报纸，和《南方周末》有一拼。我在报社，无论写稿还是编稿，应当算是一个快手，一个能手，一个高手。但是，一个称职的报社编辑，不一定就能马上胜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。同样，一个称职的出版社编辑，不一定就能马上胜任报社的编辑工作。隔行如隔山。报社和出版社的编辑工作，虽说是同一个行当，但同一个行当里也有区别，而且往往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仍然存在一个转换角色、适应位置的问题。种山芋和种土豆，虽然同样是种，但种的方法和诀窍是不同的。

而且，就算是一个好的报纸写手，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图书作者。

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经常走南闯北，甚至出生入死，采写了许多受到好评的稿件。我有中学教师的经历，有业余创作的基础，因此，我的文字关是能过的，同事也认可我这一点。主编龚惠民曾经开过一次认真的玩笑：祁智的稿子，可以免检。

有一次，我抢写了一篇重头稿件，交给版面主任速泰春。速泰春是著名记者、资深编辑，我很敬重他。他出于对我文字的信任，也因为时间紧，随手填了发稿单交给了龚惠民。龚惠民扫了一眼，就把速泰春找过去，严肃地说：“即使是对祁智这样能让人放心的记者写的稿件，也必须认真编辑。”

原来，我稿件的第三行上有一个错别字。全篇六千多字，就错这一个字，但错在开始，把龚惠民拦住了，没有看下去。

当时我打趣说：要是错在最后一小节，龚惠民也许会因为稿件的精彩而原谅的，错得真不是地方。当然，这是用来缓和尴尬气氛的玩笑话，错就是错，错在哪里都是错。

我到出版社之后，面对高手的稿件，其实犯了与速泰春同样的“错误”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一个编辑，无论面对谁的稿件，

都必须一视同仁。

因为质量标准只有一个。

少儿图书差错率应当为零

1997年，我负责文学读物编辑室工作。年底，我有幸和编辑室同事郁敬湘担任《草房子》的责任编辑。

《草房子》是曹文轩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作品格调高雅，自始至终充满美感，荡漾着悲悯情怀。时任副社长刘健屏“抢”到书稿，交给我们，要我们认真编辑。从接到稿件到付印，我反复看了七遍。我相信，经过我们的认真编辑，经过二审和终审，经过三校和印前审读，编校质量一定没有问题。我甚至很自信地认为，全书的差错率为零。

《草房子》的样书刚拿到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资深校对潘守华路过我们编辑室。他没有翻开书，习惯性地看了看封面和封底，然后指着封底的一行五号字说：错了。

我们没看出问题。

潘守华说：责任编辑的“辑”，成了“缉”。

我吓出一身冷汗。郁敬湘惶恐地问我怎么办。我想了想，这么大的事，瞒是瞒不住的，而且也不应该瞒，就带着她到刘健屏那里检讨。刘健屏很响地骂了一句说，这本书，我们是准备报评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，你们看看，现在封底上居然有错别字！

《草房子》全书二十多万字，只是封底错了一个字。即使如此，这一个错别字，始终像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压在我的心上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《草房子》一出版就遭遇盗版，盗版的《草房子》，封底竟然是“编辑”，而不是“缉”。为此，我们被曹文轩“笑话”了一番。

庆幸的是，《草房子》销售很好，十天后就重印了，错别字在重印的时候得到了纠正。时任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朱赛玉，这样评价《草房子》的图书质量：“这本书，非常

干净。”后来，这本书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家图书奖，现在已发行七十万册。

我后来审封面，首先看“编辑”。我也无数次对同事谈起“编辑”的事。我说，我写了多少次、看了多少遍“编辑”，“编辑”就是我的名字，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错呢？我以为封面上文字少，自己校对一下就行了，没有让校对科把关。请专人校对一下封面，对我来说是移步之劳，对校对而言是举手之劳，很简单。但是，简单的事，我们常常想不到做，或者不屑于做，结果就复杂了，有些结果甚至不可收拾。错误，往往发生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发生在最以为不可能发生错误的地方。

凡事不要自以为是。是，也不要自以为是，何况不一定是，更何况不是！

我一直记得龚惠民说的一句话：“不要小看错一个字！我们报纸发行七十万份，错一个字就是错七十万个字，而且至少七十万个家庭知道你出错了！”说得我们胆战心惊，又不得不服气。

一个责任编辑必须对每一个环节负责，必须对每一个细节负责。一个疏忽，可能就是一道缝隙，一个窟窿。所以，编辑的时间做长了，越是担心哪里会出错。很多老编辑都有这样的体会。这就像是汽车驾驶员，驾龄越长，胆子越小，反而是刚出驾校的天高地阔、所向披靡。这不是矫情，也不是危言耸听。一出错，就是白纸黑字搁在那里，抠不去、盖不住、赖不掉，如同皑皑雪原，一片洁白，忽然踩了一个黑色的脚印。有人会很气魄地说，下次注意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先不说下次是否能够注意，就算下次注意，但这一次呢？这一次触目惊心的黑脚印，会因为下次注意，就变得洁白如初？

读者未必知道谁当责任编辑。读者即使知道责任编辑是你，也未必知道你是谁。但是，读者知道出版社是谁、在哪里，会把账都算到出版社身上。读者对这家出版社的一本图书失去信任，进而会对这家出版社失去信任，转而购买其他

出版社的图书。读者购买图书，等于顾客购买商品。你的商品质量不过关，他怎么可能做你的顾客？他不仅不做你的顾客，还会把其他顾客带到别处。

因此，凡我签字付印的图书，在付印前，都要请专人再校对一下封面和封底。我想，即使有错，也千万不要错在“脸”上啊，一旦出错，一览无余。我还要请专人再校对一下，目录和正文的标题是否一致。我想，即使有错，也千万不要错在“脖子”上啊，目录和标题的字号大，一旦出错，错的字也“大”，一目了然。

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，对图书的差错率，国家有明确规定。只要错在规定的范围内，就是合格的图书。几十万字的图书错几个字，编校质量也是优秀，用不着小题大做、大惊小怪。

我以为，虽然国家对编校质量有一个界定，但是，面向少年儿童出版社，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图书无差错。图书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，是合格产品，也就是说，十万字的图书允许错十个字，但哪一本十万字的图书敢错十个字试试！即使读者不骂，编辑自己也会无地自容。编辑如果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一本错十个字的图书，会是什么反应？

凡事，就怕设身处地。

即使是面向成人的出版社，也应当最大程度地消灭差错。一个读者，看一本好书，不时跳出一个错别字，一定会像不停地吃苍蝇般难受。

其实，我们只要稍微用心想一想出错，就会如坐针毡，后背发冷。对日报和晚报而言，一个错误，更正的内容要等二十四小时才能见报；周报，一个错误，更正的内容要等七天才能见报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，或者在七天之内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——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在这期间，编辑、记者、部门主任和老总们的日子该怎么过？

度日如年！

图书一旦出错，何时能得到更正？间隔的时间就不是二十四小时或者七天，可能要几十天，可能要几十个月，也可能永

无更正的机会。更正，得等到重印的时候。如果图书只印刷一次，更正的事就无从谈起。那么，这个错就是终身遗憾，负面影响永远无法消除。

常有同事很勇敢地拍胸脯：“出了问题，我负责。”勇于负责，当然很好。但是，如果真正出了问题，你就负不了责，责只能是社长和总编辑负，也必须由社长和总编辑负。如果问题严重，还不是社长和总编辑能负得了责的，可能让出版社停业整顿，责要全社负。

因此，有些时候，社长、总编辑必要的谨慎小心，往往得不到同事的理解，会被误解为不敢承担责任。

责任重于泰山！

重于泰山的责任，哪里是说承担就承担的！

有一次，我在北京出差，忙里偷得半天闲，去了潭柘寺。

潭柘寺始建于晋代，因寺后有龙潭、庙前有柘树而得名，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、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寺院，素有“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幽州城”之说。

一千六百多年前，门头沟人迹罕至，是谁翻山越岭，慧眼在崇山峻岭中发现这一方宝地？在与世隔绝的山坳里，建设如此规模宏大的寺庙，需要具备多大的气魄、智慧和力量？需要付出多少辛劳、心血甚至生命？

古寺越千年，风霜雨雪、战火纷飞过后，依旧形整神聚，香火正旺。

联想到当下的许多建筑设施，没过一个星期就缺这少那，没过一个月就残破不堪，我深有感触：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建这座寺庙，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所为了，而是融入了信仰。

做事情，是否融入了信仰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像古时铸剑，千锤百炼之后，铸剑的人纵身跃入熔炉，把自己的身体和剑铸为一体。这把剑，就有了精神、魂魄和生命。

由此我想到，倘若用心一些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，图书的质量就会有很大的提高。信徒用自己的鲜血溶化金粉，刻写经文，抛开信仰不谈，仅因为鲜血和黄金宝贵这一点，他们

也极为认真，不肯出错。即使有错，也错得真诚和美丽，错成千古一叹、千古绝唱。

2006年6月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五十八种教辅读物的编校质量，进行专项检查，不合格品十七种，不合格率为29.3%，差错率最高的达万分之五点三。而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公布的数据则称，对三百八十二种出版物的编校质量检查发现，合格率仅为19.37%，不合格率高达80.63%。其中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五的六十种，占15.70%，差错率最高的达万分之二十二。

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认为，出版界存在的“无错不成书”思想，是导致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。他呼吁，纠正“无错不成书”的错误思想是当务之急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们把消灭错别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，像钱钟书那样为了不使‘传讹而滋蔓草’而认真改错，编校质量问题应该是可以彻底解决的。”

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2007年定为“出版物质量管理年”。2007年1月，三十六家出版单位和网站，联合向全国新闻出版界发出《致全国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》，提出“确保编辑产品质量，奉献优质精神食粮”。这既说明，重视出版物质量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，也标志着提高出版物质量活动拉开了序幕。提高质量，是赢得职业声望和尊严的不二法门。

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社，在读者的心目中地位很高。并不因为它们是老牌出版社和品牌出版社，而在于图书的质量高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图书的质量不高，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又怎么会是老牌，怎么会形成品牌？

这也就是有品位的读者，在购买图书的时候，总要挑选版本的原因。

经验在于经历和积累

1998年夏天，时任苏少社主要负责人颜煦之点将，要我

010

参加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》(六册,含 CD-ROM)的编辑工作。

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》是“国家八五规划”的重点图书,由苏少社和日本小学馆合作,计划在1999年9月举办的“江苏出版五十年成就展”前出版。

顺利的时候,常常会让人忘乎所以。我们也不例外。我们在工作顺利的时候,向这套书的策划之一、时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石启忠表示,保证提前完成任务。石启忠不为所动,说只要你们在“江苏出版五十年成就展”上有一套书就行。他的意思很明白,要我们不赶进度,把时间用足了。更深一点的意思是,图书尤其重点图书、重大项目图书的编辑工作,有一些波折是正常的,没有波折反而不正常了。

投资三百万的图书,编校质量不高,大煞风景;内容质量不好,不堪设想。面对世界近六百处文化与自然遗产、一千余幅图片、几百万字,我们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。随着编辑进程的深入,我们发现时有问题需要解决,根本不可能提前完成任务。

1999年6月20日是付印的最后期限。6月14日,时任苏少社副社长赵新华,带文字编辑石磊和我、美术编辑陈泽新、校对徐萍和张虹,去深圳利丰雅高印务有限公司,做付印前最后一次检查。

临行前,石启忠只交待我们一句话:“看一下比萨斜塔,不要让工人摆正了。”

“比萨斜塔”这幅图片,我们看了不知多少遍,不仅注意了斜,还注意精确了斜的度数,准确无误。我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,不准备放在心上。6月18日,我们在签字付印的时候,鬼使神差,不约而同想到那幅图片。翻开一看,比萨斜塔果然被“扶”正了!

比萨斜塔的“斜”,举世闻名,把塔“正”过来是世界级难题!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》上,如果比萨斜塔正了,不仅是开了一个“国际玩笑”,而且会因为这个玩笑太荒唐,使

011